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重刊

論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翰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

著葛布岐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既見其論抵凡於地終身恨之善注同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銑曰

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善曰此假言也為是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

字公叔為侍御史慮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
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矣此

之間向曰奚何也善曰奚何也何故客曰夫草蟲鳴則

阜螽終躍離虎嘯而清風起濟曰草蟲鳴阜螽超躍而

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離謂虎文如離畫善曰欲明交道

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躍離阜螽鄭玄曰草蟲

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離虎已見思立賦淮南子曰故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

網因緼於相感霧涌雲蒸嘒嘒鳴相召星流電激

良曰網緼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嘒嘒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

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也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

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

為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是以王陽登則

星流電耀谷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翰曰王陽登朝友人可出

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或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

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

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

唯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必言鬱郁於蘭茝道協善本膠

漆志婉變力於填篴秩移切銑曰琴瑟填篴皆樂器其聲

郁茂盛貌婉變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填篴其芬如蘭

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
墨子曰琢之盤孟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

若乃匠人
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士匠石運斤成風聲以斲之望盡而鼻不傷後巧漫者死匠石為之
輟斤矣伯子鼓琴意在於水鍾子期聽之曰湯湯乎其若流波也後

鍾期死伯子終身不復鼓琴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
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

人望曼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至而鼻
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

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子及雅引已見上文

范張款款
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良曰范式與張邵為友邵卒乃
夢於式曰吾以某日死子豈能

相及式乃服友服而以赴之將窆而極不進毋撫之曰元伯豈有
邪遂停柩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毋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曰

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訣遂自執紼引柩車乃前款款誠也尹
與班彪友善每相見書即至晝夜即逢曙陶陶和樂貌善曰范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卒式忽夢
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成

相及式沉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曠將窆
而極不進其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

號哭而來其毋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
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

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
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晝夜徹旦彪曰

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
期死伯子破琴易為陶陶哉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
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眾
多貌言交道多塗雖巧於歷數及心

算之人無能知測其委趣也善曰駱驛縱橫不絕煙霏雨散眾多
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

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況
凡乎漢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侍中也

而朱益州
汨骨 彝敘粵謨訓捶支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

鷹鷂嫫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鷂鷲鳥豺虎攫獸喻貪而無親媿
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敘越謨訓蒙客自謂也客疑

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 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舜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嬰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昭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遊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媿媿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揚賦曰蒙竊惑焉已見七命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 主

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逢燥濕

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 向曰听笑貌循絃

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撫琴循絃不逢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也 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以經交為惑是未逢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 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也 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 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

濕弦有緩急微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政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 難蜀父老白鴟鵂已逐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

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 隆 濟曰握持也金鏡喻明道

人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亦隨時隆殺也而況交道乎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蠖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雜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漢王蠖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況詩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汙鄭玄曰汗猶殺也 日月聯璧贊壘壘 鬼之弘致雲飛雷 善本薄

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

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良曰日月

平時壘壘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電薄謂靈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順也百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

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詔樂之美也玄珠
 喻道亦水假名睿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
 交論得矯時之理也善曰日月照壁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
 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明齋齋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
 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齊九成之
 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
 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照壁周易曰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齋齋微妙之
 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
 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
 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
 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游于赤
 水之比遺其玄珠乃使罔象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至夫組織
 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

仁義豕磨道德歡

善本作驩

其愉樂恤其陵夷

翰曰組織謂縮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感同也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感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精禮記

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
 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寄通靈臺之
 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

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銑

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
 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謂不可逢也
 善曰良朋欵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
 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
 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
 見齋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
 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逮叔世民訛但

七

詐颺起谿谷不能

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
 之末向曰逮及也叔世謂末年也訛偽也但詐謂伺人之間隙也
 颺起喻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

損友之道也 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

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馳雷激並起而救之

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

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龍集曰龔以毛羽之身 於是素交盡

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雖刀之未將盡爭之 於足素交盡

利交興天下 蚩蚩鳥驚雷駭 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

如木之淡也 善曰毛詩曰吐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

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然 善本有 利交同源 派流則異 較 角 言其略有五

術焉 良曰源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術

韓詩曰報我不術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 翰曰董

薛君曰術法也 實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壓猶重也泛言利交之中有

於此者 善曰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

吐漱興雲雨 呼喻 下霜露九域 聳其風塵 四

海疊其燠灼 銑曰雕刻鑪插喻造化也興雲雨謂因澤也下霜

使九州之人四海之上皆懼其威風之盛也登壘謂懼燠灼猶威也

善曰覆載天地刻燠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

之忘其智皆在鑪插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顛莊子音義曰插

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端切范曄後漢書曰舉動河山海呼吸變霜露

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仿

佛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執方也

燠灼四方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騫雞人始唱鶴

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接軫 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

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

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 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

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

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九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

與字伯早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 雕刻百工鑪插 靡萬物

恣日積實憲已見范曄官者論 雕刻百工鑪插 靡萬物

朱 靡萬物

靡萬物

靡萬物

靡萬物

靡萬物

靡萬物

靡萬物

靡萬物

靡萬物

靡萬物

靡萬物

靡萬物

靡萬物

馬如也皆願摩頂至踵墮許惟切善膽抽腸約同要離

焚妻女子誓言何善本作荆卿湛沈宗族善本作是曰執力

交其赤一也齊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拔也言盡心也要離

物曰徇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

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於踵趙

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繁肝膽李願詩曰焦肺於肝飽富

將善本作陶白貫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平原而聯騎居里閑汴而鳴鍾良曰將等擅專也陶朱

至巨萬部通者文帝寵之賜銅山令得鑄錢鄒氏之錢布於天下郭

況家多金寶時人謂之金穴漢時濁氏以賣脯連騎張氏以馬醫鳴

鍾開里門也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

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襪誓至

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

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閑

則有窮

巷之賓繩樞之子善本作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

之微澤魚貫鳥躍颯杳鱗萃分鴈殺焉之稻梁露

玉笋之餘瀝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異幸也甘茂謂蘇代曰

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

瞥見鳥集鱗萃魯連
子曰君鴈鷺有餘粟韓詩外傳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
君稻梁說文曰等王爵也史記淳于
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歷

銜恩遇進款誠援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銖曰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
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賄
謂財貨也善曰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
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恩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
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

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善本作
宴字

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

搢紳羨其登仙
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謙喜謂酣樂也西都
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也

郭泰博通墳籍游於東都人偷欽之後將歸搢紳士子送之與李膺
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登仙矣羨願也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
賈為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公卿間名
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

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數
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與有道不應持宗雖善人倫不為
危言激論東

加以頷頤蹠六頰涕唾流沫騁黃
國洛陽也

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
濟曰蔡澤頷頤蹠頰涕唾流沫西揖疆秦之相而奪其位

時也頷頤貌頤頷蹠促也頷卓莖也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
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此為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頷頰雄盛辯辭之
謂也善曰解朝曰蔡澤頷頰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
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
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
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
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寫神翰意則聊城之說碧雞
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頷頰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
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

敘温煖郁字則寒
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菜也

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

辱定其一言
良曰温煖煖也嚴苦威急也飛沈喻高下也昔鄒
衍在燕有寒谷不生草木衍吹律温氣至而生黍

又卷之五十五

今名黍谷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辭者回顧言語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煖煖也郁與燠古字通也塞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外反論語曰虛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顛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於是弱冠王孫綺紉公

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翼

賴其餘論附駟即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

曰談交其流三也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也綺紉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適美也鱗龍也翼鳳也喻攀附也巧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自傳通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善曰弱冠已見辯士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紉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說論說文曰駟牡馬也張敞集曰倉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

乃勝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駟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陽舒陰慘生民

大情憂合歡善本作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

响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善本作鳴哀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冥懷昭谷風之

盛典濟曰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丞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託乎子胥曰託與吾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朋友失道云將恐將懼冥子于懷宜致也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託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鷺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鄉者乎斯則斷金由於湫小隘列頸起於

子七百

苦蓋

胡贖切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勿割也勿

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

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秋監置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

數戎子駒支曰乃

祖吾離被苦蓋

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洗濯也宰嚭因于胥洗

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而

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宰嚭厄楚奔吳陳張因

秦立趙也善曰言宰嚭由伍員濯既而榮顯既貴而譖負陳餘

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譖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

說文曰濯漑也毛長詩曰漑漑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摩之

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在

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

以語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

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

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

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上

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

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齊吳子使大夫

歸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諸字雖不同其人一

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

如父子携手秦撫翼俱起

馳騫之倫

善本倫字

澆薄之俗

無不操權衡秉織續衡所以揣委其輕重

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

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董雪白

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

操執衡秤續絲量也言

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絲量氣之纖細若勢輕

淵海卿雲黼黻河漢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

黼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

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錦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作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

帛之有五采之巧也又曰漢諸儒玄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濟曰雖有頽削會

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澆薄之人兄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毛而奔之士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菽且也善曰游塵土梗喻

輕賤也左大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稽含司馬諫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古士梗耳司馬彪曰梗上之枿梗

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揚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

若衡重錙銖續微

影撇雖共工之蒐匿驪塊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良曰錙銖輕也影撇綴飛自喻微有

惡之行驪塊帝鴻氏之子為陸渾之行荆楚也南荆為盜跋扈

於南楚巨猾亂也盜匿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善曰錙銖已見沈約彈曹景宗文侯瑾等賦曰微風擊於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

父曰少吳氏有子靖請肅回伏讒蒐匿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匿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

驪塊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躄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巨猾聞聲躄其略切

盜跖也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聞聲躄其略切

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息脂韋

便辟婢導其誠翰曰匍匐伏行逶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按

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驪塊莊躄盜跖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貌便辟曲

諛貌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於勢人也善曰說文曰逶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鬢者得車二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閼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

千六百四十五

詩序曰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曰如脂如膏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

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余所入實行張霍

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鏡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筭筭以重魚肉也張

張安世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寡寡

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善曰禮記曰苞苴

筭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裏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谷賓戲曰筭思

辜芒之內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古粥鬲故相譚壁言之於閻

閻林回諭之於甘醴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粥鬲賣也譚

以市喻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其勢

然也閻閻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其如醴醴其

故速壞也今言相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誤也善曰社預左兵

傳注曰賈賈也鄭眾周禮注曰粥鬲賣也譚集及新論金無以市譽交

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子孟嘗君曰然

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譚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

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希

譚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

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

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

泰循環翻覆迭若波瀾濟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

覆迭疾若波瀾相從也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

將余所入實行張霍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善曰禮記曰苞苴

其未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

之晚善本有乎字翰曰規規小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棄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復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然善本無因此五交是

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銑曰殄絕也釁罪也言隨勢而

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辯白黑人民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離訟所聚二釁也向曰攜離也善曰

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陷饕餮貪員介所著三釁也濟曰陷沒也饕餮貪員財食

也言趨利沒名聲於貪員鄙為貞介之上所羞也善曰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釁

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感于以備慎楚

朱穆昌言而示絕有言哉有言哉良曰梗病木也穆昌言有同門生喪親曰丹將慰之丹怒撻之令寄緘以祠為贈穆也昌言也言美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速召也穆之初薄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緘以祠為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指也楚荆也夏與榘古今字也昌言已見上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近世有樂安任

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翰曰樂安郡名髦傑喻英彥也縮貫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自上以書勅責揚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善本作俊邁聯

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銑曰適美也麗藻喻名譽也

名譽也

官之長皆

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自上以書勅責揚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

官之長皆

名譽也

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自上以書勅責揚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

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與許邵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俊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武帝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見一善則盱衡扼腕半遇一才

則揚眉抵掌雌黃山其唇吻無粉朱紫由其月旦

向曰盱衡鵠視貌扼捉揚舉也抵掌側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也朱紫品藻也許劭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汝南有月旦評焉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用衡已見魏都賦蓋雌黃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劭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曰中雌黃東觀漢記曰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造其有高名好共發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雌黃

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擊鞞

坐客恒滿蹈其闕闕若外闕里之堂入其隩隅

謂登龍門之阪濟曰輜輶華車也鞞車軸頭也闕城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隩後漢時人有

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門限及隩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善曰西都賦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朝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輶比穀填接街陌說文曰輜車前衣車後為輶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輶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闕闕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龍門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

走丹墀者豐跡良曰昉視也人有賣良馬者立於市三日人莫能問伯樂乃旋視之來去顧之一朝而馬

價十倍伯樂遇騏驎駕驢車於吳阪驥乃仰而長鳴以伯樂知已也言士人因昉顧盼翦拂而升臺者摩肩趨

組綬也雲臺臺冬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善曰戰國
策蘇代說淳于棼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而立
於市人莫與言願于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
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汧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
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
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前
被僕也滿按前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
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舊儀曰以丹漆
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羅馬畢跡

之毛用塵庶羊左之微烈翰曰締結也縹緲親密貌言當弱

與任助交者皆想慕莊周也

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縹緲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蒙覆言甘泉亦

為語也楚詞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

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各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

應據與王將軍書曰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

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

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揚州則下之洛陽

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綉絲漬酒

中常引引萬里至家乃以水漬絲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見喪

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輪之類謂墓無車馬

之謂也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

夫差冥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空堂上施

六尺牀縹帳謝承後漢書曰徐釋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

雖不就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絲漬酒口中曝

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隊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

以雞置前醢酒畢留謂郎去不見喪主動輪式也已見上文

貌

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瘠之

地向曰藪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鄣山瘠

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處善曰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

華南家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曹獻公曰以是藪諸孤又

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

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儀論曰

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

之南者蓋言 亦離之甚也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

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 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

邱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衛右宰穀目止而腸之酣畢而送以璧成

子不辭而退後衛亂穀目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

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

平生與助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

泣之仁邱氏分宅之德 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

曰任既假以吹嘘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

悠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

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

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能暉

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依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

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

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

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

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

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

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

其壁隔宅而居之 嗚呼世路嶮巖 宜一至於此太行

孟門豈曰嘽絕 良曰嗚呼歎辭嶮巖薄也言到洽一何至此

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 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

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巖王逸曰嶮巖猶顛危

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

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裂裳裹足奔之長檣馬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

同羣皦皦然絕其雲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曰翰

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騫走也言裂裳裹足奔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

以遠之皦皦皦皦白貌雲濁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恥

畏也 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

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曹植應詔詩曰彌節長檣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

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

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

皦者易汗楚詞曰吸精氣而吐秀獨兮說文曰秀亦氛字

演連珠

善曰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
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
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
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
可悅故謂
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眾物陳義以通諷諭之
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漢
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
機復引舊儀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

所以播氣

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
冲虛也曰君德星臣德日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
亦猶君臣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蒲君象也以合養萬物川冲
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 劉曰天地

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
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

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
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
書曰冲虛也鄭玄考

工記注曰播散也 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五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以成其歲
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 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

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
繼節而俱齊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 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

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離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

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
意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

理得不得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
鏘之合韻 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

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微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
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

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翰曰此章明君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鍾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劉曰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衡則衡危於鏡則照殆也

善口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口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

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統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切濫也

劉曰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

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

是以大人基命不權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蒼善本作蒼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立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巨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摧拔也昊天也

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云朋三仁辭職降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

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貫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賢主之所珍不必適治

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

鳳舉之使濟曰此章明昏主棄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

鳳舉之使

是

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

鳳舉之使

雞神於蜀是也 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奔賢故俊人無翹車之微
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
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
舉於龍
堆之表

臣聞祿施善本作放字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

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善本作弊字

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

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立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夷謂積毀也言權盛於寵臣

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宿君之奔漢祚中缺蓋由是也

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等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莫氏亡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丘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大夫春秋命歷敝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昭時風夕灑程形賦音

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

無匱於心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符其所矣靈輝曰也觀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

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

咸足淳化普治百姓用而不價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麗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

是以巢箕之叟不圻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

傳巖之夢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巢箕父也箕山名躬顧也

幣帛也洗渭或去許由洗耳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傳氏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徵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或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

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下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齒齋也說文曰振舉也陸去洗渭而劉之意去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向微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并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引也洗其兩耳皇甫謐說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各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山振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汗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也隱箕山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土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旣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昭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也有畔而眦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

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

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王帛之惠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

以威儀也鑿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王帛禮也夫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

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

不假鍾鼓之音為禮不待王帛之物比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

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

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景善本作景字乘馬班如

不輟太山之陰齊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

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
 荒婦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劉曰美女之
 影不惑荒婦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 善
 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手嬌可說於心而不
 若魏妻陋妾而可街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槃桓不
 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暑影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

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

所思 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蒲也坐蒲香草也詳後
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

行求蒲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
 由明王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 劉曰
 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
 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繞梁以盡
 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 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坡繁曲而
 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
 績則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蒲
 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繞梁已見張景七命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天險不為世屈

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也飈急風也曜夜之目謂能
 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飈之翮者
 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聞之時
 用情與太平之世同也 劉曰為鶴能飛不假風力鴟鴞夜見豈藉
 還雁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 善曰莊子曰
 鸛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鸛鶴夜撮蚤察毫末晝
 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
 曰鸛鶴謂之老竟鶴音休蚤音瓜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

是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

先茅之田 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
 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

目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王之賢
 退彌子瑕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

言柳莊則無點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劉曰夫黜尸以明誅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祁子欽曰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且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首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即璞蒙垢不能吐暉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象俊乂之臣屢抱

後時之悲

向曰此章明讒日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日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喻君也雲喻讒目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污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目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善曰言讒人在朝君目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助玉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主

善本作生字

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善曰香以燭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上林賦曰酷烈芬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

是以三晉之疆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

揚善本作陽門之哭

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昭

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晏子之謂也後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三分晉國故云三晉也晉人覘宋反報晉侯曰宋楊門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悅殆不可伐

也孔子聞之曰善規哉言此二人脩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楊門雖三晉之疆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

劉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且有

效於斯者也善曰齊堂之俎已見張景陽雜詩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

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曰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

是以言苟適事精麗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能也洪大韻調詠

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但合於調齊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

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麗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劉曰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妄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循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微

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銜曰此

人自德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

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

劉曰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

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

之機

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虛受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鑛燧吐火以續暘谷

善本作湯谷

之曷揮翮生風

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

助洪

齊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鑛火木也暘谷日出處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鑛燧取火障翮生風亦能續日曷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縱繁無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

其涼是以

善本作故字

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葉草墜落也芝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貴賤而易裁與聖主理人貴賤

而殊威德也肅嚴普徧洪大也

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罪樂人

君不以貴賤

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薛君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慣

善本作貫字

道繫於神人亡

則滅是以輪匠肆日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

而無伶倫之察

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

者瞽目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繫神難成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

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禀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盛明燭其明水鄭立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齋謂以明水滌案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詠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詠言釋解也南荆南楚也寡和之歌謂幽蘭白雪也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往說而請之野人不聽鄙人馬固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而還之言楚人其唱雅曲也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噫然有之客有歌於交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既而陽春曰雪含商吐角絕節也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後注同

臣聞尋煙染艾薰蕙猶芳徵音錄響景探終則絕

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

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操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難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亦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行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

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記闇潛形以智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貞昭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闇自以為密日發光藻而照之隱情於

智自以為匪聖人垂正觀而明之然曰非尋捕聖非探蹟但以無私
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
藏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
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御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
欲也而不能隱其情重光曰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曰麗其精
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立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
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
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巨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

是以四族放而唐劦二呂誅而楚寧

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王聖明

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也二呂謂費無極即將帥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日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劦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呂也 劉曰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即而王道治也 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劦美也二呂費無極與鄢將帥也 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巨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

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

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空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順變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宜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劉曰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 善曰揚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劫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巨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

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

民倫

善本無倫字 不能救棲遑之辱 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致變俗蔽不可

有生

以力後也。助勉明也。童昏疑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敏之時，非克已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免已之辱也。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特，非克已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捷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詰治之棲，捷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目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昭。

善本作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

而謬。濟曰：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

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天道有定，晷刻不差，無宿之人心口相設，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劉曰：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晷景

有節，及主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麗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歧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

妄改常心，乖性命之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目聞傾耳求音，抵優聽苦，澄心徇物形，迅神勞。

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

則益質不能共其休。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

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天理殊且造化自隔。劉曰：耳之與

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猶百官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目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

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

故陵。善本作霄之節厲。翰曰：北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

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也。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

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列士貞女，弃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

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

士忘栢撥之君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

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人也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栢撥謂躬湯也天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思躬德也

劉曰搔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栢撥之治哉

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鯨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天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

夫子未見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其碎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其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

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也明心宗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勅小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栢撥謂

躬也毛詩曰玄王栢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密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間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同叟收察懸景

東秀則夜光與珽善本作武夫曜是以才換世則

俱困功偶時而竝劭向曰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

為君也離朱明目人矇賢也矇叟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日也秀山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珽珽石名喻愚也換易也困遲也夫

日闇則明目與盲皆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珽成歸匿曜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劭繼也

劉曰運若時來則賢名易與數逢流李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

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去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

韓詩曰矇叟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矇子具而無見曰叟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武夫已見上文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

是以寸管下僚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

日月不能以形逃齊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

僚向也謂插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曰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况人情能逃

匿乎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至夏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墍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椽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

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僚猶向也周禮曰士

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

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

不觀萬殊之妙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

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功猶鏡也劉曰常音謂君臣官商

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期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

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

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圉善本作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

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

其會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弃也祝圉止樂之物

鼙小鼓也夫祝圉鼙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士以審要會也劉曰夫道上環

中理貴特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日無常善本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

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善曰言為政之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

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

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

銜燭之龍

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屠鯨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

組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鵬鷄之義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尚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存

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鰲冠山陵無吞波氣成雲

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

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書龍於舟也漂蕩也

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隊也言及遇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

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震風泐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良曰震風大風也泐疾夏大傾側也

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壘曠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葦子云風謂蛇曰折

大木飛大屋唯我也

何則牽乎動則靜疑

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疑也

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定之貌

乎靜則動貞

銑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正也

善曰

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是以淫風

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

千五百廿

之情

向曰形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潔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

則則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傾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也劉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

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

也悔當為誨曾參史史魚並已見上文

臣聞逢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

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也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躡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

者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麥新亡吾妻嘗是以哀孔子曰刈麥新亡者幾有可憐

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言人逢時所用或有可棄合貧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壘蓋欲激厲流俗也善曰言人居窮則志篤慶逢則恩輕是以楚君施饗激三軍之流俗少原

流圖謂輕薄之類風後注同

類風後注同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善本作弗字應感以其方雖微

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

必降彌天之潤故聞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

物者力約而功峻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備也

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與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聞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劉曰商風

漂蕩本無與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毛長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備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

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

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

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墮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弃性遂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 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克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弃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

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

含響飴笛踈而吐音

饒曰此章明聖人不任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網也大鼓曰賁

即明踈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升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濟隆用行其正取其齊物而已山來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鼓賁與鼓古

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

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

善本作貴字

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

列其疾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北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泠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 善曰性命之道合靈所借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

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弃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

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列其

疾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此人無擇也已見相溫薦熊元彥表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

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書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
灰照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
也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存末也 善曰
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

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

五絃齊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之遠蹟深
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

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 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
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 善曰虞雅曰玄遠也小雅曰

蹟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
已見上文善本此一段在圖形於影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

是以儀天步景而脩明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

難察

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
難察 畧影脩長探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而踈而神機
至近非能理契者察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劉
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
即藏於器也 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
曰畧曰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
能見淺深非目不
明也其勢難觀也

臣聞虐暑重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繁

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槽善本
作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
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

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
也槽大楯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槽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

不能滅火之性熱疑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疆不能回魯連之志周
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

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
與燠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

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入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魚暹曰彼秦者奔禮義而三首功之國也却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目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及也
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
舍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是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索不

能滄是以迎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

不凋寒木之心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

雞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滄侵也
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較其鳴此謂特累不能滄也
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愛天損焉無受人益難滄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
懈蒙李軌曰陵雨暴雨也懈莫經切懈莫公切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五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重刊

箴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形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以戒

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始善本作既字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翰曰茫茫廣大貌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形有似陶人為器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

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

在帝庖義舉經天人爰始夫婦

以及君臣

銑曰庖義伏義也肇始經治爰於也言伏羲始治天下於是立夫婦君臣之道也善曰周易曰包犧氏

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

家道以正

善本有而字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猶允塞猷與猷古字通

婦德尚柔含章貞吉

齊曰言婦德尚

柔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善曰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特發也

婉嫵翳淑慎正

位居室

良曰婉順嫵靜淑也正位謂皇后也善曰漢書曰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嫵深邃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

饋 翰曰檣纓也虔敬也中饋酒食之事也女嫁母施衿結纓曰他之敬之也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纓曰勉之敬之也

施衿結纓 虔恭中饋

儀式瞻清懿 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

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忘和音 志厲義尚而

二主易心 禽獸之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於政事齊侯衛姬以相

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矯直厲勸也二主楚莊齊桓也

善曰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符獵耳

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姬

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

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

豈無畏知死不吝 濟曰能猛獸也美女曰媛漢元帝幸虎園

以身當之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善曰漢

書曰孝元馬昭儀上幸虎園闕獸能供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

傳昭儀皆走馬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

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

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良曰成帝嘗欲

與班婕妤同輦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未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言此豈無思念於懷所以割歡者防慮微遠也善注同 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

且月滿則微翰曰殺滅具偏也善曰長揚賦曰事罔隆而不

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

其容而莫知飾其性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三興德如為山之難廢似

發機之易也向曰飾容謂理裝法也飾性謂脩德行也 善曰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別

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

之藻之克念作聖濟曰愆失也良曰斧藻謂脩飾也克能

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具節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

斯義則同衾以疑翰曰言善則遠亦應背義則夫婦亦相疑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同衾大婦也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同衾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

同衾為遠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銑曰言榮辱在出言善惡

予之樞機樞機善發榮辱之主勿謂幽昧靈鑒善本作無象勿謂玄漠神

聽無響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為於闇靜之處無矜

爾榮天道惡盈齊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天道無

恃爾貴隆隆者墜良曰隆隆盛也墜落也善曰楊

小星式善本作彼攸遂翰曰詩云葇彼小星三五在東喻羣妾

遂在中饋貞吉言盡婦人之道善曰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葇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

必遂也 比心冬虫斯則繁爾類銑曰冬虫斯蛸也言無妬忌故種

善曰毛詩曰螽斯羽說今宜爾子孫振振今歡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向曰過

言歡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專實生慢愛極則

女弟絕幸妹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齊曰慢因專擅生損因盈滿至此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善曰文子老子曰

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者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良曰翩輕也言美者人各自為美懷輕薄之行者則自取尤過善

曰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

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冶容求好

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翰曰言為妖冶之容而

結恩而中絕者皆主在於此職主也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

誨淫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

職汝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銑曰翼翼矜矜小心貌與

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一如復請恭自而為榮顯所

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也期女史斯善本作箴敢告庶姬向曰言守情也庶姬

眾妾也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

寶憲嘗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

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時固隨寶憲行遂作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善本有車騎將軍

寶憲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寶皇后所諸憂卒寶后養帝以為已子即位

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寅亮聖皇登翼王

室 翰曰寅敬亮信登升翼輔也言見敬信於君故外為三公使輔

也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銑曰麓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

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

治兵于朔方 向曰耿秉為執金吾御禁也朔方北方也

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

爰該六師 濟曰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爰於該備也六師六

王乃作大誓曰勗或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 **暨南單于**

罷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

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良曰暨與也與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

比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翰曰元戎兵

甲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善曰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

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山有蓋謂之武剛車者

先驅轂梁傳曰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銑曰輜車也言

長轂五百乘 **勒以八陣洩以威神** 向曰八

陣也蔽塞也 善曰漢書楊 **立甲耀**

雄河東賦曰奮雷鞭駮雷輜 方二曰圓三曰牡四曰牡五曰衝六曰輪七曰浮沮八

日 **朱旗絳天** 濟曰玄黑色絳赤色耀日絳天言其盛也 善曰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經磧鹵絕大漠** 翰曰

地鹵鹹地也大漠沙漠也 善曰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 **斬温**

書曰衛青復將大將軍經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禺以豐鼓血尸逐以漆罽** 銑曰温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

以血塗軍鼓曰豐罽

鏘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温
馬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
次左右尸逐都侯左氏 狀後四校橫徂 善本作星派彗掃
傳智龍曰不以彗技也 向曰校隊也徂行也星派言疾也
彗掃言除也此並威武之盛矣 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濟
蕭條萬里空遠之貌言寇賊無餘也 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

圖窮覽其山川 良曰區亦域也殫盡也旆旗也言既平
匈奴考書傳驗圖窮覽其山川也 遂
踰豕邪跨安侯乘燕然 善曰踰豕邪越也乘上也豕邪山
名安侯河名燕然山名 善曰范
曄後漢書曰度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豕邪山又豕
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劄劉南兵逃逃去依安侯河西 躡冒頓

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銑曰躡踐焚燒也冒頓老上匈奴
祭天所也 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
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強立號曰老上單于又口匈奴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五月大 將上以摠高文之宿憤
命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光祖宗之玄靈 向曰摠舒也高祖為匈奴圍於平城文帝特
帝之宿怒光祖宗之神靈也憤然玄神也 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
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
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
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大漢之天聲 濟曰恢大拓開也言下固子孫大開境宇振我天
咨所 善本作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
茲字

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良曰咨漢美也刊削也
善曰漢書楊雄上疏曰以
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 鏢灼王師今征荒裔勦凶
不永寧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 鏢灼舒

虐兮截 昨 結 海外 翰曰鏢美勦絕也言美我王師征伐荒裔絕
於凶虐也 善曰毛詩曰於鏢王師遵養時
時又曰相土烈 奠其貌兮巨地界封神丘今建隆竭
烈海外有截

也 善曰說文曰碣立石也碣與竭同音義曰渠烈切 熙帝載
銑曰奠貌皆遠也巨徧也神丘燕然山也建立隆高碣碑

也 善曰說文曰碣立石也碣與竭同音義曰渠烈切 熙帝載

也 善曰說文曰碣立石也碣與竭同音義曰渠烈切 熙帝載

也 善曰說文曰碣立石也碣與竭同音義曰渠烈切 熙帝載

今振萬世向曰熙廣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善曰尚書曰有能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濟曰范曄後漢書云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好學舉茂才為汲令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

勿忘善曰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世譽不足

慕唯仁為紀綱良曰善譽也隱心而後動善曰議庸何傷

翰曰隱度庸常也言能度心而動謗議常理何能傷人乎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曰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銑曰臧善也善曰

在涅貴不

淄曖曖內含光向曰涅黑泥也淄黑色曖曖闇昧貌言在俗不潔外如闇昧內含光明也善曰論語子

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泥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柔弱生

之徒老氏誠剛彊齊曰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剛彊者死之徒言以此誠世人也善曰老子曰人生

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以長剛強者先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良曰行行剛彊貌鄙夫謂庸鄙之人也言庸人為剛彊之士悠悠然其禍故重也悠悠長遠之貌也善曰論語曰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鄰互曰行行剛強自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也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祥善也知足不辱故勝不善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劔閣銘一首

張孟陽

向曰載隨父伍蜀郡太守作劔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可之乃表上其文晉

帝使鑄而託焉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牧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劔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鑿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我我

善曰巖巖積石貌梁山梁山也善曰揚雄益州箴曰巖巖

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詩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 善曰岷嶓皆連也荆衡

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善曰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

南通邛棘

善曰邛棘北通也邛棘谷名也善曰漢書

義服虔曰邛蜀都西也棘夷名也梁山記曰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也

狹過彭

高踰嵩華

善曰嵩華二山險故以狹北之嵩華二山名也

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孔安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

險可為

是曰劔閣壁立千仞

善曰劔閣壁立千仞言其高也

也 善曰酈元水經注曰小劔成北去大劔

窮地之險極路

之峻

良曰言窮盡地之險極道路之峻也

世濁則

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善曰蜀人負此險固故遇濁世則逆

而拒之逢清時則順而歸之閉謂漢末劉備據而叛也開謂晉使鍾

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

二田生獻壽 善曰秦地險以二萬之眾可敵百萬故能吞諸侯

也齊亦負海之險以二萬敵十萬故能疆大也田

生謂肯也獻壽謂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勢之險也 善曰漢書田

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

秦也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向曰矧况茲此也狹隘阻也區域也言其土地自在區或之外也

一人荷戟萬夫趨

七夷起

土余功濟曰越起不進貌言負其險阻一人荷戈萬夫不能進也

善曰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越起難行也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良曰匪非也言非國規不可令居此險也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昔在

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與實在德

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翰曰喜歎也魏武侯受

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之國左洞庭德義不修禹滅之躬紂之國左孟門為政不道武王殺之

由此言之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洞庭湖孟門山名不祀謂不得祀其先人也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

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

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躬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自古迄今天命匪易

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銑曰憑阻昏亂也鮮不敗績功也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弗易左氏

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公孫既滅劉氏

銜壁

向曰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吳漢伐滅之劉禪王蜀魏使

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

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

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

阿敢告梁益

濟曰言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之以

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誠也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成范曄後漢書陳

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石闕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

良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

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此神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儼起奇獸異禽之狀

善曰劉瓛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
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倕仕至太
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
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者善本作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

夏政翰曰格至也文祖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

也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

正月上曰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女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

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

俗尚書曰湯既黜雖革命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

夏命復歸于亳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其巨克明俊德大庇生民

其揆一也說曰革改也襲猶繼也晷影也緯星也謂日月五星

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賢以庇

覆兆庶其揆一也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于戈之

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丁為西伯

與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有子謂孔子曰湯武

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文曰格

曰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柔西伯曰天啓

之心人其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謂曰以待

彊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怠棄三正向曰季末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為君臨人不

道專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善曰

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

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刑酷然炭

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躋地無歸瞻烏

靡託濟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之酷暴甚

在字

善本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之於是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

提是萬福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拯拔操執也斗極之星天下取

取也言敬神祇以取多福也善曰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

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渾天

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

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

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毛於是善本無於是二子龍飛黑水虎

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翰曰龍飛虎步喻聖人之

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

武自雍州刺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盛疾貌天行地止謂法天地行

止也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

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

高祖督前鋒二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西檄京師東都賦曰龍

飛曰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

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

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脩許昌

官賦曰曉曖低徊天行地止 命旅致屯雲之應空壇有

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祗響附鏡曰旅衆也高祖斬

武王濟河火流為烏此並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也祗神也響附

謂如響音應聲也善曰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

漢開基高祖有勳斬曰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駿曰太子發渡河中赤

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

赤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穿曾露頂之豪箕箕坐

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

齊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庸岷謂蜀

也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玉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序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呂十人同心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

鼓未通凶渠泥首

良曰赫盛貌秣訓教也言帝怒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凶惡之渠皆泥其頭面

以降也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今日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引舸連軸巨檻接艦

鐵馬千羣朱旗萬里

翰曰引巨皆大也舸軸檻艦皆舸也鐵甲也言水陸發軍也善曰吳都賦曰引舸連軸巨檻接艦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陽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

已見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

無餘

善本作鏃善本有鏃而字鏃鄧威懷巴黔底定

軍書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不血刃言不交戰也言不放箭也樊鄧巴黔皆郡名懷來底致也言以威來之而致也善曰魏略曰王陵密欲立吳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還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流瀉兵死者十而七八馬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

藩籬戰同枯朽

向口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疎薄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折也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比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擣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革車近次師營商收華夷士女冠蓋相

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箠食盈塗

濟濟曰壺瓶屬箠也言師至齊境士女當以瓶箠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歧也善曰鄭

之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霄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似夏民之附成湯殷

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善本作人字農不遷

業市無易價善本作賈字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人皆慕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也弔問也言安撫

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其業也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

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躬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相不喜顏色相副是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

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人民臣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

入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

二日非止萬機翰曰四隩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而奉圖謀軍書更至也書曰一

日二日萬機也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圖張

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

曰兢兢業業一而尊嚴之度不讐於師旅淵默之容

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田心若轉規策定帷幄謀

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讐失也言梁武雖居軍

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

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

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謂齊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運命論曰張良及其趙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寃曰謀如湧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卸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曰昔侍其函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冰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濟殺東昏于合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縋而下尚書曰獨

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徵蜀文曰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

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王向曰焚棄綺寶謂崇儉也帝王紀曰王命歸璇臺之珠王

於諸侯人咸喜也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綾統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紂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璇

臺之珠王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王指麾而

曰諸侯之王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

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

流功均天地明立日月濟曰塗泥炭火橫流大水也言齊朝之人皆知陷泥塗火沒弱大水

而武帝救之也均齊也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拍墜而四

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鈞命汝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派禮記曰

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

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汜濫於天

下漢書曰德配於是仰協三靈府從人從億兆受昭

天地明並日月華之王納龍叙之圖而尊之贈昭華之玉赤龍負圖以瑞

靈賦曰大易之始河類帝裡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

序龍馬雜貢龜書君望攝袂而朝諸夏輸曰類裡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子

辰山川也攝整袂神也諸夏中國也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

曰程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

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乃

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袞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

所服也誦語子曰夷狄之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

有君不如諸夏之士也策刑從中典銑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合也上策謂

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表叔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向衛東觀

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

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劔騎穹廬

一曰刑平國用中典也

之國同川共穴之民

善本作人字向曰羈縻也餘皆遠國名善曰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鑽

離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未到向喉故

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今旃為牆杜篤論都賦曰同

穴表揚之域共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

攘地千都幕南罷鄯河西無警

濟曰交臂屈膝謂目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顙拜也鑿空謂鑿金山以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也罷罷無聲言晏清也善曰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

也百姓若朋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卑厥地禮記孔子曰拜兩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繫索蘇林曰鑿開窟通也戰國策蔡澤

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辟小

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音於是治定功

成邇安遠肅志效鹿駭思此復顧

良曰邇近肅清也鹿駭銀額喻賦

援也忘息言無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禮尚書曰

率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

邊境無鹿駭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六代之樂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善曰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立曰六樂雲門

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賓軍

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

款關之學如市

鉞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門請見者如人之趨市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

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

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通集乎文雅之圃翔翔乎禮樂之場史記

曰田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

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

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啓開也郊南郊丘園立皆祭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

也錄記典法秩敘也言未有文記之法皆次敘也 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卿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園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於是天下學

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 濟曰言庠序之興靡皆歸之於梁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百靜

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秦言曰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方之面也靜息謂無備也簡略也阜厚也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

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 歷代規摹前王典故

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 歷代規摹前王典故

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 翰曰規法也則也也夷于不暇給規摹引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在曰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銑曰哀公三年火

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理象焉憲法也言布法以示人也 善曰左氏傳曰司鐸火季相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立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鄭立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周

史書樹闕之夢 向曰禮記戴聖所傳故曰戴記仲尼與於蜡太似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也 善注同 北荒明月西極流精

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濟曰西北荒有二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崑崙山有流精闕海岳

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濟曰西北荒有二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崑崙山有流精闕海岳

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濟曰西北荒有二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崑崙山有流精闕海岳

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濟曰西北荒有二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崑崙山有流精闕海岳

蓬萊山也有曰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 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
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
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
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
楚辭曰魚鱗屋今龍堂紫貝闕今珠宮
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蒼龍玄武之制銅爵

鐵鳳之工 良曰皆闕名也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
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

或以布治懸法 翰曰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乃無窮
善注同 或以

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
為闕者以飾帝王之居里而

榮重也 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相子
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峭岫有帝皇之宅河

洛為王者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
之里也

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

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 向口浸漸也威夷微
弱也寂寥空靜貌鴻

大烈業湮沈罕希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為大闕末立雙闕於博望
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記大業沈沒皆假為觀闕是欺託耳

目無益章程也 善曰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
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雅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

美人賦曰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
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

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
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

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 乃命審曲直 善本無
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直字 之官選

明中之士陳圭置臬 魚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

創華闕 濟曰審察也謂審曲直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
圭以測日影也向也 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

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始起華闕以飾國門也 善曰周禮曰或審
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
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
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曰順數也明

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槩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槩古文泉假借字也周禮曰畫象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論語曰裨謀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良曰天紀星紀也太簇乃正月律也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溢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於寅在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

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謂闕也且復也

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步而行以表敬也善曰劉備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

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物覩雙碣之容民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善本作識百重之典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姓人字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善曰周易曰

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闕踈以造天若雙作範垂訓赫矣

壯乎向曰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貌善曰鄭正釋畿曰制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垂

君陳寔誅曰爰命下良式銘磐石濟曰下臣鍾自謂式其赫矣陳君

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良曰建立也洛

水名涘水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辨方正位立都不恒故雍洛咸為帝宅也善曰此言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為

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楔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

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

闕是惟舊章翰曰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也善曰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

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得主而有常舍萬物而化光

無聞藏書弗紀

銑曰青蓋謂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雖

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注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

書曰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注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

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

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

與茲雙起以德休息否亂之道也百常觀各雙起雙闕也

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天造物者為人司馬

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

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

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墻闕連以領屬朱闕巖巖以雙立

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貌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皇氣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

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官觀之多者也七命

曰重疊疊起交綺對幌蜀都賦曰鬱氛氲以翠微

布敷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

附委篋知歸良曰周禮懸法教於闕浹日而敷之委篋謂書

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浹日而敷之懸書也

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鬱鬱屈勿重軒

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

翰曰鬱鬱穹隆壯大貌

之大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善曰甘泉賦曰洪臺崑其獨出

西都賓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葉葉何楨許都賦

曰景福鬱鬱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椽兮

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椽兮神莫莫而扶傾色法上圓制

字摸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

銑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謂取摸法於天地也

俛俯也周望原隰俯臨煙雨兩言其高也善曰繁欽建章鳳闕

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前

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

向曰賓列也四會道也九

房明堂也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

五方也湊至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

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

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

千六百四十五

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後注同暑者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

永配無疆齊曰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也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

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鬱巖重軒等隆色法上負製製換十四字字至尊所改也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故曰新漏刻也

陸佐公

善曰劉藩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恒治之漏刻成大子中

舍人陸鍾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

度無准

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歷候時不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准法也善曰周易曰古者

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

孟秋始縮亮詩曰贏長也縮短也挈壺命氏遠哉義用

周禮置挈壺氏掌漏遠哉歎此義之用遠也善曰周禮曰挈壺氏下土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

測辰徼

叫

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

向曰挈度景晷辰時

也徼巡宮也戒井謂宮中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為夜視刻數分日夜者為晝夜

異刻也言以漏刻日晷及時晝漏晝夜漏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也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徼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

漏晝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刀斗周禮擊木拆周禮曰挈壺氏掌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

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擊壺懸其上令軍中衆比身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

而司歷

亡官疇人廢業孟陬

子

殄滅攝提無紀

濟曰司歷主歷之官

從父學者為疇人也正月為孟陬太歲在寅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也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

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

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律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

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

而不密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較考詳

也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

土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

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也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

綽之銘空擅岷玉翰曰陸機作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靈珠

無益也善曰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又

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崑

山弘度遺篇承天垂旨鈞曰李弘度何承天二人並為漏

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

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一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

歷術令有布方冊善本作布無彰器用向曰方冊史書也

器用也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譬彼春華

方策左氏傳賦德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也

同夫海棗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巨水

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濯其布故水亦蒸棗故范不實也公曰巨水

問晏子對曰亦作對之言何李法亦無實也善曰春華言其文麗

海棗譬其無實答宥戲曰摘藻如養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

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

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亦蒸棗故寧可以執

夢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晏聞伴問者伴對也

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良曰寧安執法也言為法無實安

曰隱公將如棠觀漁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

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翰曰舊

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

陰令魏不所造故云出自會稽會稽郡名善曰蕭子雲東官雜記

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濬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

令魏不造即會稽內積水違方導流乖則鈞曰積聚導引

史王舒所獻漏也

皆違正法善曰陸機漏刻賦曰六日無辨五行不分向曰

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

六日無辨五行不分

向曰

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

六日無辨五行不分

向曰

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

加三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
 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 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
 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尚誘
 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至衛年以午冬至後宏舊漢儀曰晝夜漏起
 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歲躔闌
 在戊日闌戊季春之月律中姑洗等注同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
 禮變商俗 良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書曰商俗靡靡
 靡非利曰 業類補天功均柱地 翰曰女媧鍊石補天其工與
 惟賢 絕言齊天地壤絕而梁武能補柱也 善曰劉子曰昔女媧氏鍊五
 色之石以補其闕劉勰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其工氏與鑿瑯琊為帝
 怒而觸不周之山 折天柱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銑曰夷平晏
 東風入律青雲于呂至道之應也 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在
 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
 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句不休青雲于呂律
 月不散音者闡道有好事道者我故搜詩編而貢神香表天材而請位獸來毛重

以濟弱水于 坐朝晏罷母且晨興 向曰晏晚晨興也 善
 今十三年矣 曰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

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 屬傳
 漏之音聽雞人之響 濟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人掌祭祀

月數系於此 善曰集云雞 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良
 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星火心星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漏用水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

失常 善曰左氏傳張耀曰火中寒暑者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
 寒暑者退陸機漏刻銘曰箱蟾 時乖啟閉箭異鎚銖 翰曰啟
 蝾之極月識金水之相緣 漏水也入兩日鎚二十四銖日兩言雀白漏壺箭前失開閉長短之節

善曰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壘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
 兩為鎚漢書曰二 爰命日官草創新器 銑曰天子有日官
 則新漏刻也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 於是俯察旁羅登室

升庫 向曰易云俯則觀法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祲之臺也
 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 善曰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府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則于地四參以天一濟曰則法也地以四生金天以一生水故壺用

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金曰言壺用金而漏建武遺臺蠹咸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

和餘舛良曰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帝年号蠹朽爛也舛差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

即上魏丕善本作金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所造也善本金筭方圓善本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翰曰金謂壺壺形方筭引水其形圓飛箭也流水也吐謂筭納於壺也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筭則引水者而形圓孫綽漏刻銘曰乃

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三階積水成川變律改經一皆懲

陸機漏刻銘曰口納筒吐水無滯咽變律改經一皆懲

革銑曰律法經常懲定革改也言變其常法一皆定改善

曰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日也天

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

成進御以考辰正是則表候陰

向曰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曷日也言可

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已見上文

善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不謬

書撮無乖忒紮濟曰謬誤也六粟曰圭十抄曰撮十黍曰紮

言新漏刻無乖誤也善曰漢書曰大推歷

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

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紮一銖撮應劭曰

可以校運筭之聯合辨分天之邪正良曰校考運移

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移筭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善曰漢書曰

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闕運筭轉

也善曰漢書曰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翰曰四氣四時之

六歷謂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也張倉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疎闊

之中最為微近也陵渠覆太初歷晦朔最密也善曰爾雅曰春為

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

安寧四氣和為通正後注同

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

煥乎無得善本作而稱也銳曰貽遺也無得昔嘉量微

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向曰周禮

東氏為量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銘曰加量既成以觀四國盤孟者黃帝之史書盤孟以為戒昭明也
言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為銘典於上也 善曰周禮粟式為量其
銘曰如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七略曰盤孟書者其
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孟中為誠法或於鼎各曰銘
蔡邕銘論曰德非 此族不在銘典 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

能與坤元等契 濟曰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
同也易曰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等齊契信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文論
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

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 勲倍楹席事百巾机 良曰勲功也楹柱机案也
漏刻之功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也 善曰蔡邕銘論曰武

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
盤孟之 戒言也 寧可使多謝會水有陋昆吾 翰曰會水水名漢

山名夏啓鑄鼎之所皆勒銘於上言寧可使漏刻不及於彼乎
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元也蔡邕銘論曰昔

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會水尚作周太師而封 金字不
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密序曰有陋洛邑之義

傳銀書未勒者哉 銑曰金字銀書謂銘之書也 善曰
仙錄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撥惡劉人本觀書 乃詔小臣為

其銘曰 向曰此銘字初為壽帝改為銘也 善曰集
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邈乎昭備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向曰晦
之與道其來無跡工官罕希也言神妙之道天官希能代也 善曰

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者華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
也華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 乃置挈壺是

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槩 善曰熙載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仲春日
以廣事使氣平晷正也 善曰熙載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仲春日

夜分鈞衡石角外桶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分桶權槩皆令均等也

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良曰時道交錯喪亂故禮教法術銷
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 遽遷水火爭倒衣裳 翰曰遽

詩序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 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

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 遽遷水火爭倒衣裳 翰曰遽

詩序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 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

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

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失明暗之時擊刁斜次叢木乖方

節也善曰水火已見上文後注同擊刁斜次叢木乖方銑曰漢儀書漏盡則擊刁斗自衛叢木謂打更木也斜次乖方言失

常也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

無受一升晝炊飯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爰究爰

懸壺以序聚橐鄭玄曰謂擊橐兩木相敲行夜時也

度時惟我皇向曰言武帝於此窮究而度也方壺外

次圓添內龍衣齊曰次敘襲重也方洪殺殊等高卑異

級良曰洪大殺小也言漏刻之體大小高卑各異次也靈刺承

注陰蟲吐喻輸曰虬龍也陰蟲謂蝦蟇也言漏刻之體以龍承

曰靈刺吐注倏往忽來鬼出神入銑曰言微妙也善曰呂

陰蟲承瀉知其方淮南子曰益應無窮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向曰言水下之

機發之疾如激電也善曰賦曰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耳不輟音眼無留

聃銅史司刻金徒抱箭濟曰撥止也耳不止音謂聽漏聲

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

早晚也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

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復薄非兢臨深罔戰良曰言

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恐有差失甚於履冰善曰毛授受靡咎登降弗爽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授受靡咎登降弗爽善曰

翰曰言時之授受無咎也則外降之節不差也善曰衛宏漢舊儀

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也藉田賦曰挈壺掌外降之節

夜合而明舒莫茨瑞草也海晨生一葉至十五日夜則日落一葉
 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達也葉晨舒而昏合曰休子曰堯為天子
 莫茨生於庭尚辨天意猶測地情翰曰言合昏莫茨猶能辨
 為帝成歷也已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善曰配皇等極為世作
 銑曰洞通靈神也神造謂漏刻也善配皇等極為世作
 曰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善配皇等極為世作
 程向曰皇天也程謂法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
 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
 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

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良曰弓天也

善也善曰毛詩彼蒼蒼者天殲我良人

誰謂不痛

善本作庸字早世即冥誰謂

不傷華繁中零

翰曰傷亦痛也零落也言痛其早死也善曰

世史記華陽夫人婦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

存二分流天遂同期

銑曰天少死遂終也

先民所思

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先人古人也思

朝聞夕沒

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濟曰素旗難帛為之即今之銘旌幡

也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昏禮曰為

遂作誄曰

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

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

遂作誄曰

行歎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良曰猗歎歎辭

是謂畢公也善曰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

高封於畢也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

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曾稱王翰曰齊

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伐絕亡流裔至畢萬

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盛

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焉善曰史記曰公高南裔曰畢萬士晉

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

開之美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

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

曰伊伯庸厥姓斯氏條分葉散銑曰斯氏王氏也世滋

之末曾也芳烈揚聲秦漢向曰滋繁烈業也秦有王離王翦

九炎光中蒙濟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也炎光謂漢也蒙暗也

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蓋炎

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蒙謂遭二莽之亂也諺文曰

明也世祖撥亂爰建時雍良曰世祖謂光武也撥亂謂平王

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立也時雍太平也善曰

工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人於夏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向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樹立鍾聚也言履道於光武代也善

曰春秋漢合學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

坦寵爵之加匪惠惟恭銑曰謚法慈仁好與自君二

祖為光為龍向曰黎曾祖葉祖暢皆為漢三公詩曰既見君子

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善曰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

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毛萇曰龍龐也僉曰休哉宜翼漢邦

或掌善本作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

濟曰金穀皆翼輔統領也大尉謂龍司空暢也揆度也言皆度百事使

五典之典能順從而行也善曰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

慎微五典天靜民和皇教遐通良曰言能使天下安

伊君顯考奕世善本佐時翰曰伊惟考父也奕不絕之稱

史也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銑曰機密謂軍謀之事也善

出臨朔代庶績咸熙向曰梁父出為岱郡太守也庶績功也咸熙皆廣也善曰梁父無傳

其官未詳尚書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

廣宣彊記洽聞幽讚微言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言梁有善美能繼祖父大業也洽備幽

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而深明微言也微言為先聖之書也 善曰

孔叢子長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於神明而生

善見論語讚曰子夏六十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良曰春華喻繁

人共撰仲尼微言也 泉涌言不絕也 善曰春華已見上文東觀 發言可詠下筆

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翰曰洽通也藝材藝也閑明

筆便成無所改定 棋局逞巧博奕惟賢銑曰棋局逞巧謂

時人常以為宿構 善曰魏志曰梁觀人固基局壞梁為復之其者不信以

用西遷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隕顛謂墜落也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善曰魏志曰董卓以

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善曰阻艱謂遭

然鳳飛兒君子比德於鳳故以此喻梁也竄逃也荆蠻則荆州也

善曰魏志曰梁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

羈旅之臣杜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瑗七蠲 身窮志達居鄙

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

嶽衡山也清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故也 善曰盛弘之荆州記

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

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嶽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翰

武銑曰我公謂曹操也奮振也鉞斧也威兵也南楚荆州也善曰我公魏太祖也荆人或違陳戎講

我師旅濟曰義發謂勸劉表子琮降曹公等謂籌度知其疆善曰魏志曰劉表卒察勸表子琮令降太祖

尚霸功投身帝宇良曰高尚太祖有霸功也帝宇謂漢室也善曰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

斯言為勸琮降漢之言也與用也善曰斯是與伊何響言我

明德投戈編都若稽顙漢北銑曰奉上曰響編都二縣善曰漢書曰南

金龜紫綬以彰勲則向曰宜實嘉善揚明也言斯公宜善祭之助明舉京國也金龜紫綬謂辟

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濟曰靡無卓峙卓峙

乃署祭酒與軍行止良曰曹公署祭為軍謀祭酒與之軍中行止也善

我王建國百司僦又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尚書曰僦又在官君以顯

舉秉機省闈協韻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向曰秉執機微也省闈宮門謂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掩藹善曰劉歆遂初

賦口奉華蓋於帝側漢書曰年亥成繼父伯位封侯榮當世焉禰衡

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濟曰靡無卓峙卓峙

也言勞謙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立於時也善曰

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耕岐

孟子章指曰乃署祭酒與軍行止良曰曹公署祭為軍謀祭酒與之軍中行止也善

曰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尚書曰僦又在官君以顯

善曰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國百司僦又

銑曰天子進曹公爵為魏王使置百官又理也謂僦理

舉秉機省闈協韻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向曰秉執機微也省闈宮門謂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掩藹善曰劉歆遂初

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

徒光光戎輅善本作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耀

作輝王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恃騷動擾亂也光光武貌戎輅

輝字兵車也言吳國特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蔡為侍中

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塗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翰曰懷歸也彼謂吳也威德也言蔡

吳來歸向王德也善曰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

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哉銑曰言如何不能成濟當是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往凶歸

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翩翩孤嗣號慟崩摧向曰翩翩

書王曰病曰臻既彌留發於此魏遠近南淮經歷山

河泣涕如頽向曰軫車也迄之至也謂梁子自

頽如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

呼哀哉良曰魚失水鳥忘吾與夫子義貫丹青翰曰貫

也善曰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過友生

友生謂朋友也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庶幾遐年攜手同征

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濟曰奄遽夙感昔宴會

志各高厲子戲夫子金石難敝善本作人命靡常吉

凶異制良曰厲遠也子植自謂也戲為初與蔡有戲言故踣靡

保乾圖曰利害無也異制歎蔡先死也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

同門占凶異域此歡之人孰先隕越翰曰此歡則前宴會

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沒也何寤夫子果乃先

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

獨有靈游塊泰素銑曰言何寤祭乃先逝也向曰言與祭

據也泰素天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天蓋祭有求仙之言也善我

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濟曰植言

游於天我將假借羽翼超於景雲之上要子於天路也善曰孝

路嗒軀既臻將及善本作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

鳴良曰臻至也魏京魏都也靈輜輜車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

聲翰曰廓空也藏景蔽形言不見也延首歎息兩泣交

頰居盈切銑曰延引也兩泣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

不沒達士徇名向曰安也也下也善曰

徇名小人之徇財天善曰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下皆然不獨一人也善曰榮其死也哀

揚荆州詩一首并序

揚荆州詩一首

潘安仁良曰揚肇為荆州刺史是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荆州

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揚使君薨嗚呼哀哉翰曰榮

戴謚也諸侯死曰薨也善曰夫天子建國諸侯

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銑曰諸侯稱家言能選任賢

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政教和也善曰左周賴尚

父躬馮太阿向曰憑依也尚父之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

曰大阿阿衡謂伊尹也相於殷而殷依之以至和平也善

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左方商三矯矯揚侯晉之爪牙

濟曰矯矯武貌爪牙謂為將軍也善忠節克明茂績惟嘉

曰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子王之爪牙尚書曰子懋乃德加乃丕績

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

不永玄首未華肅曰宏略道遠華白也言將大佐王道肅清遠荒降年不長玄首頭未白而至卒也

舍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銜恨沒世命也

樊惟上疏曰故朝多嗚嗚之良華首之老奈何嗚呼哀哉

銜曰銜恨恨功未著也善曰范曄後漢書疾沒世而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善曰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

道身沒名垂先哲向曰哲智達是也言身死名垂先哲以為是也善曰東征賦曰唯

既沒而名猶存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濟曰謚者行之跡號者

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敢託旅旗爰作

斯誄良曰旒旗謂鎡旗幡也古人用以書其辭曰

邈矣遠祖自有周昭穆繫昌枝庶分流族始

伯喬氏出楊侯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

揚氏或稱侯號曰陽侯肇則其後也善曰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萊於晉之陽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也奕世丕顯允迪大猷銜曰奕世相連不絕

也不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大道也善天饗善本作

漢德龍戰未分

伊君祖考方事之殷

烏則擇

善曰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

善曰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

又疑五十六卷

廿二

木臣亦簡君投心魏

善本

朝策名委身

良曰言聲之祖父漢

未仕於魏朝也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也

左氏傳孤突曰策各委質貳乃辟也

奮躍洲塗跨騰風雲

翰曰塗泥跨躡也言肇父格遭魏之任用如龍之奮躍洲泥躡騰風雲

善曰答賓戲曰振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銑曰統領也驍騎肇祖也領軍肇父

也善曰潘岳揚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

向曰篤厚纂承

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基本也善曰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

肯堂矧

弱冠味道

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默不競名利於時人也蒸蒸進也言為孝日進怡怡和順貌善曰弱冠已見上文

夕多才豐藝疆

日克請以孝蒸蒸又弗格茲怡怡已見上文

記洽聞

良曰豔多也洽備也並曰尚書周公曰不若日多才多藝洽聞強記已見上文

目矚毫

末心筭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

翰曰矚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

肯之書皆善也與人尺牘皆珍貴之以為榮也尺牘尺書也善曰恒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蒼賀戲曰確桑心計於無垠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

主皆藏去以為榮也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

紙落如雲

銑曰輟止翰筆也紙落如雲言書疾也

學優則仕乃從王政

散璞發輝臨軹

止

作令

向曰優長也言人出仕猶開散至璞發其光輝也軹縣名也肇為此縣令善曰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

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名也肇碑曰加平初除軹令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

濟曰化風化也惠愛洽備也良曰越度也司官為理書侍御

史言肇自軹令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善曰肇碑曰肇遷治

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泣其任視民如傷

肇時兼大理之任憲法也准臨也視人如傷言重人命也 善曰肇
 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
 大理左氏傳逢滑曰庶獄庶慎明慎刑辟端詳 善曰庶衆詳法端
 國之興也視人如傷庶獄庶慎明慎刑辟端詳 善曰庶衆詳法端
 尚書周公曰聽參臯臯曰稱倅于張 善曰倅陶舜士師呂侯
 庶獄庶慎 聽參臯臯曰稱倅于張 周穆王法官也倅齊也
 于定國張釋之並漢法官也言肇之參聽與之齊也 善曰尚書帝
 曰各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
 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受疑平法務在哀矜寡罪
 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
 親友以此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善曰肇為野王典農中郎將
 天下稱之 除野王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
 太祖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 倉盈庾億國富田真
 疆 善曰盈滿也庾亦倉屬十萬曰億倉廩實故兵疆也 善曰毛
 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也
 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 善曰煌
 文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室兼并資取也言肇
 以文武之才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 善曰肇碑曰文后歷勳

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漢書卓陰守丞加上疏曰朱雲請資文武 用錫士字膺茲

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 善曰錫賜也上字謂封東武也 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工者封

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紱公侯之服飾也 善曰肇碑曰五等
 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字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
 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曰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置 魏氏順

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朱侯赤黻蔽與紱古今字同 魏氏順
 天聖王 善本作 受終 善曰魏陳留王順天禪位於晉嗣王而晉

皇帝 善曰紱策禪位於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烈烈揚侯實統

禁戎 善曰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備 司管閭闔清我
 帝宮 善曰司主管篇也閭闔洛陽城門言王門篇清淨帝宮以備

典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 苛慝不作穆如和風 善曰
 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謂亂惡也作起也不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 謂督勳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勳

勞班命彌崇

銑曰謂言督察崇高也以言察之功進封東武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勳

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

分流

向曰茫茫滔滔廣遠貌海岱謂青州江漢謂荆州玄化道化也周被也疆場分流言不同也疆場謂疆界也善曰毛詩

矣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

水經此州而入海也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東莞完及牧

荆州

濟曰秉執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特惟揚肇而已東莞縣名荆州刺史漢書琅邪郡

有東莞屬徐州也折衝禹里對揚王休良曰折衝衝突也

也對答休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

對揚王休

聞善若鶩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

乘

翰曰若鶩恐不及乘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善曰國語楚藍尹文豐謂子西曰夫闔廬聞善言若鶩行一七

乘後漢書曰張儉清察中正若惡若讎善曰傳會善言聞德以

凶侈偽師畏逼將乘

讎農席卷兩極銑曰吳夷凶侈謂孫皓也

為師畏逼謂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甚急詔令迎闡羊祜遣荆州刺史揚肇攻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庶人言肇初乘闡之降將

席卷於吳也善曰劫固高以經寒糧盡神謀不忒向曰寒

紀曰乘農而運席卷三秦以經寒糧盡神謀不忒向曰寒

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濟曰君子引曲於已推直於人言

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善曰左氏傳曰晉

師歸相子請死晉侯欲許之上貞子諫曰栢子其敗如日月之食焉

何損於明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良曰咎罪也讓責也言負恃其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旆謂還

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善曰毛詩曰誰敢執其咎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退守丘室杜門不出杜閉也善曰漢

書曰王陵社門不朝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

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銑曰祁祁衆多貌搢紳衣冠之類也靡無咨問質定也善曰

毛詩曰采芣苢祁祁封禪書曰雜指紳先王之略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毛萇詩傳曰訪門於善為咨咨事為詆漢書曰張

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位賤道行身窮志逸善曰毛詩曰我位孔爵位賤黜退而道

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樂也善曰毛詩曰我位孔弗慮弗圖

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濟曰慮

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也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憇而使

大命終也善曰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詞曰寢疾而日愁

諫衛以尸顯政良曰楚子囊還自伐吳病將死遺言謂子庚

我不能進遽伯王之賢退彌子瑕之不肖死不當居正堂殯我於

遠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謂子囊忠君憂不忘增其

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

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遽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之不肖退

伯王而責之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

念在朝廷翰曰蓐席也朝朝建善本作厥辭夕隕其

命銑曰言朝有思君聖主善本嗟悼寵贈衾綵誅德

策勲考終定謚向曰悼傷也衾單被祿衣服也濟曰肇薨

摩碑曰肇薨天子愍焉遺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羊辛慟

懷邦族揮淚良曰辟君也邦族謂國家孤嗣在疚寮屬

含悴翰曰孤嗣肇子也及病寮寮官赴者同哀路人增欷

嗚呼哀哉銑曰欷泣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向曰余岳

又與之五十六卷 二 千三百九十一號

蔽猶愚魯也露潤也言無父處感候為友故云覆潤重陰也仰追

先考執友之心濟曰考則年父言我進思父之執友更增庸

不敢進不謂之善曰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俯感知已識途之深良曰知已言戴侯知我

也善曰晏子春秋越石承諱切怛涕淚霑襟翰曰諱死

父曰士者申乎知已也遠聞之故云承諱切怛悲傷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

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其奔走時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揚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

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侯名暨

康侯名譚也善曰肅侯楊暨也戴八歲喪父其母曰善

無白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濟曰密陵成侯名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

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潭潭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履

口元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諸艱

難良曰保安又理也艱難謂字苦也戴侯康侯多所論

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

旨而執式摸範矣翰曰妙少秀美也綜猶總也言美也言其

自試表曰終君以妙年使越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

體服菲薄余甚奇之銑曰舅氏謂鄭表家也言能約儉菲

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

禹菲飲食馬糞曰菲薄也也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也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也善曰論語子謂顏

淵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

之姑余之伉儷焉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格及祖肅侯父康

曰左氏傳曰已不能在其伉儷而往歲卒于德宮里

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善本作德宮里

翰曰德宮里善注同善服同善本作次綱繆紫月

言時與仲武娶服其妻親密紫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志

也不幸短命向曰苟且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

者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五月己亥

命死矣善本有鳴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世善本作熙隆言累世興盛也惟祖惟

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良曰載則揚舉休

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公孫名品雖光勲業未勳篤生

吾子誕茂淑姿翰曰篤厚誼大克岐克疑知章知微

銑曰幼而有知曰岐疑易曰君子知微知章也章明微幽也

善曰毛詩曰克岐克疑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探賾味道研機味美研窮機微也謂美其道而窮其微也

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至遠又匪直也人邦家之輝

翰曰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子之遘閔曾未齒髫曰良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善注同子之遘閔曾未齒髫曰良

遘遇閔病會則也齒毀齒也髮絲髮也善如彼危根當此

日鄭玄周禮注曰齒毀齒也埋食曰齒也善如彼危根當此

衝風焱字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向曰颶急風也危根而

衝風焱字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向曰颶急風也危根而

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銑曰德宮仲武所居里也艱苦

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至稔年也言不滿一年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

哀哉向曰姑謂岳妻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披帙散書屢

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濟曰遺文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

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龜筮既龍衣埏埴既開良曰龜筮謂卜

其吉而殯也埏埴墓道也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痛哉善

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埏墓隧也痛哉善

作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頽頽

頽行雲徘徊翰曰限曲也頽頽徘徊雲鳥不進貌臨穴長

善本作訣撫觀盡哀翰曰哀戚也穴墓門也訣死別也觀棺也

示字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為摧

傳注曰櫬棺也銑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摧折也

鳴呼哀哉善曰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孟早作負手曳杖道

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立曰太中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六

戊申孟夏十三日李清雕

Handwritten marks or characters at the top right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Vertical line of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Vertical line of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Vertical line of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